

豫章

叢

書

第三六冊

張

章

焚

書

卷之三

妙絕古

今

劉廷琛署



笑古近唐風
書館校刻

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聞子弟朋友吟諷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伯紀負其材游諸公間秘監柴公敬其行西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疊疊毋但求言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

妙絕古今卷一

宋 湯 漢 編

左氏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
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

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

貳離也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時用之

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沒沒沈將滅之言

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
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甯甯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
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也焚斃宣子說乃輕幣襄公二十

四年

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

葺覆也

以待賓

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

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

誅責也

是以不敢

甯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隨時來朝會

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薦陳

猶獻見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

巡宮

巡宮行夜

車馬有所

處

賓從有代

代客役

巾車脂轄

巾車主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瞻視客所當得

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

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

同事則巡之

巡行也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

歸無甯菑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災患邪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溼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

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

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近又有墻垣之限

盜賊公行

而天厲不戒

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

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

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

也贏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

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

釋辭也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人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傳言

鄭之治乃子皮之力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旣成昏

許昏成

晏子

受禮

受賓享之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

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

四豆爲區容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

金十則鍾

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海不加貴疏

日如往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一言公重賦

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

屢言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胡公

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
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

長庶民罷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嬖女

寵之家
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阜隸
八姓晉舊臣之族也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曰不悛

以樂怛憂也
怛藏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
讒鼎之

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
昧旦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問何以叔向免此難

曰晉之公族盡矣昉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昉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昉又

無子
無賢子
公室無度
無法度
幸而得死
言得以壽終爲幸
豈其

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爽明塏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旣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傳譏張趯無隱諱同見本年

景

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

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

拜謝其宅

乃毀

之而爲里室皆如舊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

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詳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昭公

三年

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獵也

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

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

遺羽衣也翠被

以翠羽飾被

豹舄

以豹皮爲履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右尹子革夕

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敬大

與之語